

黃子佼訪問記錄

受訪時間：2018 年 6 月 28 日

受訪者：黃子佼

訪問人記錄：方嵐萱

我只在乎自己的小宇宙

1988 年，台灣社會各方面正值大躍升時期，經濟上也從 1985 年爆發「十信事件」金融危機台股跌入 636 點後，隨著停徵「證交稅」與對外貿易順差持續跨大、熱錢不斷流入下，在同年九月攀上了 8800 點。政治與社會上，黨禁解除，社會運動正熱，並於 5 月 20 日發生台灣解嚴後衝突最激烈的 520 農民運動；同年台灣報禁解除，「中時晚報」與「立報」創刊。這些影響台灣各階層發展的重要事件，全都環繞著「台北」發生，並以「台北」作為所有運動的場所與指標。

那一年，台灣媒體市場亦猶如蟄伏在牢籠中許久的猛虎，一開閘便使出全力奮力往前衝刺，各類型電視節目猶如雨後春筍般萌生，成了動盪社會中人們尋找歡樂、希望與各類訊息的重要管道。當時由張小燕製作，曹蘭與湯志偉主持的《青春大對抗》則是最受年輕人喜愛的綜藝節目，吸引著全國少年、少女們的目光與嚮往。因此，當《青春大對抗》發出廣徵節目助理的選秀活動後，自然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們，那時 16 歲的黃子佼，一路過關斬將衛冕後簽入張小燕旗下出道成為藝人。

在努力 25 年後，張小燕和黃子佼於 2013 年以《紅白紅白我勝利》一舉拿下電視金鐘綜藝節目主持人獎。雖說之前黃子佼就曾經因與張小燕、庾澄慶、卜學亮一同主持的《超級星期天》拿過兩次金鐘獎，但當年卻沒拿到真正的獎座，因此這次獲獎總算拿下「真的」金鐘，對他而言內心的澎湃或許難為外人道。就如這過去二十多年來起起浮浮的演藝之路一樣，檯面上看似風輕雲淡，底下卻蘊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堅持下來的辛酸。

那一年，爆炸的小宇宙

從小黃子佼就是個喜歡在人前表演的孩子，或許該說是個喜愛引人注目的孩子，不論在家裡或學校只要有表現的機會絕對不會放過，就讀幼稚園時，甚至為了吸引喜歡的小女生注意，還會在校車上大唱崔苔菁的〈愛神〉；上小學之後，在同樂會上模仿高凌風、劉文正、李恕權也是常有事。由此可以看見他體內埋藏的「表演欲」極早就開始發作。

然而真正將他推進自己的「小宇宙」裡專研喜愛的事情，應該是正值叛逆青春期父母離異之後，「母親離家的那晚最讓我難忘。我在窗台大喊：『媽！不要走！』」但媽媽毅然決然離去的背影身烙在他的腦中，或許是為了忘卻心中的憤怒，十一歲的他決定選擇與整個世界冷戰。「不用跟媽媽去遊山玩水、去打麻將，我一個人在家開始經營我自己的小宇宙，畫漫畫、寫小說。」

而黃子佼的二哥房間則成了他遁逃的天堂，因為那裡藏著大量音樂卡帶，「從他的收藏裡，我提早認識了跳脫自己年齡層的類型：如羅大佑、日本樂團安全地帶等，那時我受到的衝擊與新感動，至今仍於波蕩漾地蔓延在我的音樂路。」就在這段時間裡，他就像經歷了一場「大爆炸」，原本如「葡萄柚」大小一般的小宇宙驟然爆炸似的推展開來成了「無限大」的空間，他便像是吸水海綿一樣什麼都吸的努力填滿自己的小宇宙。

在心底，燃起一股欲望

略帶磁性的男性在國樂稱底的樂聲中，緩緩念著：「中廣流行網，讓海峽兩岸中國人，同時體驗輕鬆活潑、多樣的流行感受，歡迎收聽。」這是屬於五、六年級生共同的廣播記憶，那時的廣播陪著加工廠的女工們，為他們在枯燥乏味的生產線上添一點「風情」、一點「樂趣」，也給那些清湯掛麵的莘莘學子們，於苦悶的求學時光裡，注入一些活力與生命的另一種想像，想像著當自己坐在收音機前，聽著主持人明朗標準的國語，而他/她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把自己與整個世界牽連起來的那種想像，剎那間也就從痛苦的考試地獄中解脫出來。

其中，王大鵬《影視天地》、鄭怡《綺麗世界》、羅小雲的《知音時間》、

或蔡琴的《日正當中》都是十分受歡迎的節目。此外，秦夢眾、李文媛、李季準也都是家喻戶曉的廣播主持。。那些年與整個世界冷戰的黃子佼，就靠著收聽廣播維繫著與這個世界的牽絆，累積起他對台灣華語歌壇的基礎知識，以及燃起渴望投入媒體工作的欲望。

在那個「一試定江山」的年代，大人們總對孩子說：想要有機會「獲得」美好人生，那麼一定要念到好大學，而要考上好大學，首先考上一所好高中成了一種保證。從小總是考取前三名的他，在這一役雖沒考上前三志願，卻也考上了公立的「華僑中學」，一所在當年也算是光宗耀祖的學校。不過他也同時報考了五專，並以世新作為第一志願。那時還與世界冷戰的他，雖然心底以世新為首選的已有了主見，還是與不太交談與互動的父親做了一次晤談。原本以為父親會要求他乖乖升學，「沒想到，當他聽完我的選擇偏向世新後，意外的沒有阻止。」

「我記得那個時候選讀科系的時候，也有一點小小的花絮，就是當時我們這一堆分數最高的先進去教室嘛，然後教務處就說：『哎呀你們分數都是最高的，那你們就進廣電吧。』」就這樣黃子佼成了世新廣電系的學生。一切就這樣開始。只不過已經習慣努力充實自己的小宇宙，和同學之間的往來也就沒那麼密切，校園生活裡大概只有幾件特殊的事情記憶較深，當時授課的老師還有印象的也只剩葛大衛。

葛大衛當時是中廣著名的製作人、導演，也是主持人，他所主持的《立體世界》，一直盤據當時中廣流行網節目中收聽率前三名，不過最令人們記憶的還有他所製作導播的《午夜奇譚》這個節目。每到深夜 12：10～01：00，一段幽幻的音樂響起配著低沉男音念出《午夜奇譚》，那段聲音就這樣把人給帶進緊張又禁忌的幻想世界裡。

因此，當能親眼、親耳聽見過去只在廣播中出現的聲音，黃子教情緒上的悸動肯定是有的。葛大衛走進教室裡站在獎台上對著自己說話，底下學生們眼矇裡閃爍著光輝的不難讀出，對葛大衛崇拜與仰慕之情。而葛大衛作為一名老師，也實在不讓人失望，每個星期都會提出不同的課題要學生完成，新聞節目、兒童節目、綜藝節目、音樂節目、廣播劇等等不同類型的廣播節目，接續教授給學生們，並且要求根據當中內容錄製完成節目帶。這樣的上課模式對於向來習慣抄寫筆記、死記考試的學生其實相當吃不消，但對黃子佼而言卻是充滿興味的上課方法，也因此相當樂在其中。

另一件讓黃子佼記憶深刻的事件，是唸書期間遇上拆遷中廣，葛大衛大師告訴班上同學，中廣倉庫裡堆了很多黑膠唱片，因為拆遷都要丟掉，有興趣的同學要快點去「挖寶」。聽見這樣難得的訊息，黃子佼與同學們便相約騎摩托車去挖寶，但最後他們搶救的數量僅僅五分之一。中廣原址則成了現在的「帝寶」。

從十一歲起就開始儲備的能量，在 1988 年全都用上了。在看見《青春大對抗》推出選秀活動，徵選節目助理後黃子佼要了一起打工的同學一起報名參加，優異的口條、穩健的台風與機智風趣的幽默感，使他們一路過關斬將順利衛冕，同年與張小燕簽約出道，《青春大對抗》則改名為《TV 新秀爭霸站》，也是黃子佼作為助理主持人的第一個登台節目，與宋少卿、劉爾金、卜學亮三人合組「帥哥綜藝團」，那時他才十六歲。人們對於那樣年紀的少年，或多或少都會在他們身上投射出《麥田捕手》裡的主角的影子，那個覺得世界一切都很無聊，看什麼都不順眼，覺得每件事情、每個人都很混帳的憂鬱疏離青少年。

黃子佼與同學、學校之間的疏離則沒有那麼離經叛道，他只是想要多花一點時間，或者說將全部的時間全都放在充實自己的小宇宙。因此，在就讀世新的五年裡，他不把時間花在聯誼，也不跟同學去烤肉、打麻將，也從來沒有加入過社團。尤其上五專後，父親出了一場意外頓時家道中落，雖然沒要他背負起債務，可是原有豐碩的物質都被剝奪，不再享有優渥人生的真實感也重重的打擊了他。因此對於一腳踩在「人生泥沼」，一腳踩在「社會」之中的他來說，實在也沒有多餘的力氣去處理「學校問題」。

於是，他用心去開發、經營自己的興趣，並在這個時期於世新廣播電台開始主持節目，不過對他來說還不太有真實感，因為心裡認為這不過就是「學校廣播」有誰會聽，直到有一回搭計程車行經銘傳大學底下，車上收音機傳來的剛好是世新播電台的節目才有了真實感。後來又因建教合作到了市政電台主持節目，可算是他在專業電台服務的開始。

爬升中，就算苦也甘願

1990 年代，原本老三台寡佔的電視市場，隨著政府媒體頻道解放，原本非法經營的有線電視（又稱第四台）於 1993 年行政院發布《有線電視

法》後，開放原本違法的第四台業者進行登記，並將全國劃分為 51 區，限制每一區只能有 5 家業者，迫使原本山頭林立的 600 多家業者進行整併與淘汰。1997 年民視開播，台灣電視媒體進入戰國時代。

同一時期，黃子佼在世新一共唸了七年，於 1994 年畢業。就學期間演藝工作從沒間斷，不僅成為電視節目固定班底，還以帥哥綜藝團成員以主角身份參與《長大的感覺真好》電影演出，之後發行《1989 夏令營》合輯，1992 年還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黃子佼出書了》，隔年又出版《認真的狂想》，1995 年則出版《曖昧的自白》，在此期間也參與眾多電視節目演出。

一直是電視節目綠葉的他，直到 1995 年從方芳芳與許乃麟手中接下華視《綜藝萬花筒》主持棒，與曹蘭一同搭檔，首次擔綱主麥的他內心自然興奮，同時也想要有一番作為，沒想到卻被台視同一時段由吳宗憲主持的《天天樂翻天》打的昏頭轉向，之後因收視不佳被咎責離開。不過當時他在節目單元中所扮演的「多爾袞」一角，如今仍是五、六年級生共同的歡樂回憶。

1996 年，黃子佼的演藝生涯正處在上坡階段，一切都相當順遂，和張小燕、庾澄慶、卜學亮四人共同主持的《超級星期天》同一時間手上還有自己個人獨挑大樑的《音樂報報》、《不負責音樂講座》，這兩個節目的誕生全是因為黃子佼從小熱愛聽音樂，對國語、日文流行樂壇有著深入的認識與了解誕生的節目。在他的家裡光是卡帶、CD、黑膠相加就有上萬張，還有存留了數十年的各類報章雜誌。

從小他就不斷吸取各種感興趣的事情，這樣的習慣直到走紅之後也都沒改變，他說：「因為自己永遠趕不上時間的速度，我的 CD 是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沒有開封過的，還有很多的雜誌真的是買了七八年，沒有動過，可是我也沒丟，因為我覺得，會有一篇文章、報導，或是專訪，是沒有時效性的，他可能告訴你一個企業的精神或是台灣的名產、日本的景點，這些都是沒有時效性的，所以我始終有在過期的雜誌裡面找到我要的資訊，所以我堅持不丟，就是在等看到的那一天。」

因此，每天他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資料等著處理，導致有一段時間罹患嚴重的「資訊焦慮症」。「許多仍有聯絡的《超級星期天》工作人員抱怨我，當年大家都覺得我很怪，是在裝忙嗎？」這樣的抱怨多少是誤解黃子佼，因為就算每天三餐、作息不正常，只剩下零散的個人時間，

他還是不放棄持續擴充自己的小宇宙，以及做任何一件感興趣或學習新事物，事業版圖跟著日益擴大。

1996 年至 2000 年，他每天行程總是滿檔。手上有好幾個節目同時在線上，還必須空出時間跑活動當主持人，在這段時間裡也結識了藝人徐氏姊妹 SOS，大小 S 雙人組，並於妹妹小 S 譜出戀曲，兩人一段感情走了四年多，開始的相當引人注目，結束時也轟轟烈烈。

兩人戀情之所以受矚目，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徐氏姊妹 SOS 主持的《娛樂百分百》收視率頗高，週一至週五每天晚上六點播出，是當時許多年輕人必看的熱門綜藝節目。兩姊妹因此節目走紅原因莫過於無厘頭的說話風格，以及直接在螢幕前表露真實感情，有別於以往形象端麗的主持人風格，使得她們異軍突起。但也因此兩姊妹的感情與交友生活也經常成為節目中，兩人閒談的話題，黃子佼與小 S 的戀情也因此一直為人關注。

直到 2000 年，那一年張小燕、庾澄慶、卜學亮與黃子佼以《超級星期天》獲得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黃子佼的演藝生涯到達巔峰，但卻也在那一年他與小 S 的感情生變，而當時都認為是黃子佼劈腿。這件事情發生時大小 S 也在《娛樂百分百》上討論，只不過並未細說詳細過程，但小 S 在節目上大哭得慘狀，以及小 S 的藝人朋友相繼爆料下，黃子佼成了「劈腿男」。

「當時我也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沒經過太多演藝圈的風暴洗禮，哪會想過兩人感情的事，處理起來還要考慮『社會觀感』的問題。…輿論造成的打擊一波波襲來，讓我於公於私遭受全面性的摧毀」在當時攀上頂峰的他，因為這次事件走進事業谷底，雖然手頭上的節目仍繼續，卻因為「黃子佼」的「社會觀感太差」收視率全都不好，一個接著一個收掉。「到了被換掉的那天，我才感覺到事件造的殺傷力很大…當我開始覺得『糟糕，…事業被影響了…已經來不及了。』整個人的氣，就這樣弱掉了…」

為此，黃子佼憂鬱了五年的時間。後來與藝人曾寶儀交往的過程也同樣被媒體放在陽光下評析、分享，經過三年多之後兩人分手，同樣給他的演藝之路帶來極大的傷害。

不過，他從沒放棄！

不強求，從邊緣走向中央

2000年，黃子佼陷入演藝低潮的開端。同年，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以39.3%的得票率贏得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在台長達55年的執政之路宣告中斷。同年，原本一片看好的網路經濟泡沫化，「瓊工業平均指數在該年四月十三日暴跌六二八點，六%的市值瞬間蒸發，引發市場震撼。」2001年，廈門、金門、馬祖實施小三通，並以「台澎金馬各別關稅領域」為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在9月11日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由蓋達組織發起挾持民航機的自殺攻擊，媒體透過即時衛星傳播這件消息，象徵美國巨大、有力形象的雙子星大樓，在全世界人眼前崩塌。黎智英領軍「壹傳媒」來台，《壹週刊》宣告正式進軍台灣媒體市場。

隨後2003年5月2日《蘋果日報》創報，打破原本由《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三分天下的局面。同年全球爆發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台灣由於臨近中國主要疫區，又因一開始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在當時兩岸通商密切，人員往來頻繁情況下，台灣於3月14日發現第一個病例後，SARS疫情猶如野火在台灣肆虐，北市和平因院更因爆發院內感染而遭封院。

那時的台灣，才剛從1999年9月21日的「921大地震」當中慢慢恢復過來，沒想到又因SARS的衝擊，讓台股十天內蒸發1.16兆台幣，房市也跌落谷底；台灣社會的情緒也跟著進了低點。縱使世界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但這些對黃子佼來說好像也沒什麼感覺，因為他在自己的小宇宙裡實在太忙了。對於那時處於低潮的黃子佼，轉而開始分享自己「在意」、「專研」的事物，其中又以「潮流商品」、「流行時尚」的議題為主，並因此一口氣在2002年出版了三本書，分別為《灑落講座》、《早安！元氣》、《佼佼說日本》，2003年又緊接著出版《佼頭牌潮流大補帖》。

2003年則又再度因《超級星期天》獲得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而手頭上的節目不如以前偏向「綜藝」的類型，轉而以「資訊」作為主打，如《元氣唱片行》、《Love Love Japan》、《娛樂強力佼》等節目。又因他在節目中總是以第一手訊息分享國內外各類領域新知，不論3C、潮流商品、新興藝術家、新作家或是流行時尚精品，都在他分享的範疇之中，廣度、深

度皆有。漸漸地人們開始遺忘他的戀情，轉而看見他豐富的知識、常識與專業。

只不過他的腳步有些太快，好比當時他在節目中介紹奈良美智、村上隆，這些當時在台灣沒什麼知名度的新興藝術家，也沒有台灣主持人介紹過得情況下，黃子佼彷彿成了這些國外「新事物、新人物」的台灣代言人。誰也沒想到原本在小眾市場中流行的事物，卻無心插柳地慢慢被推向中央去，如今他們都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黃子佼因而有了「潮流達人」的雅稱，也因此有了回歸一線的利基點。

然而對於這樣的發展，他本人僅以「命運」作為解釋。好比周杰倫，他是創造時代跟風格的一個符號，但他自己沒有這種天才，可是卻有收集、過濾、整合與分享資訊的能力，所以能成為一個資訊傳達的符號。因此他認為對每個人來說，在世界上可能早有屬於自己宿命的事情。

如今回頭看那時候做的事，雖然可能太快，太過於前衛，可是他覺得自己確實也影響了一些人而這些人可能不見得喜歡看他的娛樂節目，但卻因為他而認識了奈良美智。後來許多在黃子佼「無名小站」留言的朋友也都有過這樣的反應，他覺得這就是命運的安排，但他是沒有目的性在做這件事。

都去試，沒有什麼好怕的

2007 年美國爆發次貸風暴，隨即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發生，世界陷入巨大金融風暴，當年年底總統大選由歐巴馬當選，出現首屆黑人總統。2008 年，台灣再次政黨輪替，這次是由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取回政權。但當時全球的經濟情況卻陷入谷底，台灣經濟也因此受到極大影響。

不過這時的黃子佼已經從谷底走出，逐步往上攀升中。尤其是 2009 年他所出版的《那一夜的人生申論題》，看似就像個「分號」，將他過去的人生好好整理清楚，接著才有更多的能量往前衝刺。不過他卻說主要目的並非如此，僅僅只是與出版社討論時，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概念，於是出版社就按照討論的方式去執行，請來親朋好友跟素人提出問題，然後做成一個問答集。裡面也把他與小 S、阿寶這兩段戀情同時好好整理一番，切切實實的講清楚他在這兩段感情中的態度，以及分手的始末。

或許是因為整理清楚了，人生理出頭緒之後，生命旅程也跟著順暢起來，甚至還因此跨界的拍了電影，成了導演。《愛到底》是一部由四位導演分別拍攝四部短片匯集而成的電影。雖說是黃子佼初次成為導演的作品，但更應該把它看成黃子佼演藝事業的成果展，因為過去他在綜藝節目中經常自導、自編、自演，當上導演之後這些經驗全都用上，當然也必須學習如何與新的工作夥伴溝通，以及帶領製作團隊完成電影。

黃子佼執導的短片名為《第六號瀏海》，內容主要探討「愛情」的定義，或許可以看做是他沉潛時期整理自己感情後的作品，因故事不斷暗示戀愛雙方都必須要有反省的能力，無法僅僅要求一方配合。這部作品也給他帶來正反兩面的評價，許多業界大老看完後給予他正面鼓勵，其中包含朱延平導演、李國修與王月，不過批評的也不少。「後來我豁然開朗了，我想，討好大眾，就讓小眾罵一罵。」

在此期間，黃子佼也在大陸電視媒體中努力攻剋，期待佔穩一席之地；安徽電視台、華娛衛視、深圳衛視、重慶衛視等等電視台都節目。台灣節目也逐漸增多，2012年與恩師張小燕再次攜手，一同主持《紅白紅白我勝利》，隔年以這個節目拿下電視金鐘綜藝節目主持人獎。問他對於再次拿獎的感覺，他說：「得獎當然非常的開心，大家的掌聲，或者是媒體也很祝福，可是對我來講，那下一個工作能不能做好，可能才是重點。或是你有沒有工作在等著你，才是重點。小燕姐就也講過，日子比過節重要，所以得獎就是一個過節。」

我在「磁碟重組」中

黃子佼認為自己是個常自省的人，不過他的自省不鑽牛角尖，比如剛可能主持完一個活動，一上車之後就會開始回顧全部流程，接著可能會因為開場白說不好而懊悔，會去回想剛剛為何沒有把「資訊」交代清楚，如人口、收視率是多少，怎樣安排、如何講才順，甚至可能會比剛才上台說的更好，雖然不可能再來一次，但他就是會這樣做，因為這些自省的過程都是在為下一次準備。不過很可能開車抵達下個目的地時，這件事情就已經被拋在腦後了，因為他不讓自己沉溺在懊悔之中。

就像是 2000 年遭遇的感情事件，讓他憂鬱好一段時間，可是黃子佼不允許自己一直待在那樣的情緒裡，「你要盡快讓自己康復，而不是借重藥物、酒精。所以上禮拜我很忙的時候，我在「微博」就貼了一個照片說：『磁碟重組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當代形容詞，我們都會有神經錯亂的時候，一下有人批評、一會有人支持。剛在台上有掌聲，一回家又空虛的不得了。」為了不讓自己沉溺在這些來來去去的情緒裡，時常「磁碟重組」是必要的。

就這樣，黃子佼這 26 年的演藝生涯，經歷過不少事情，但他都堅持下來，就靠著不斷自我「磁碟重組」，不斷讓憂鬱的情緒有機會排解出去，使身體裡注進新的動能。讓腦袋不斷釋放出嶄新的空間，去吸收新事物。最後累積下來的就變成現在的黃子佼，一個仍然不斷追尋新鮮事，仍舊持續挑戰自我極限，努力充實自我小宇宙，以及漸漸懂得如何調整「愛」的「能量」的黃子佼。